

## 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九十一回 吳宮花草埋幽徑

少女名叫和美恭，是館主的獨生女兒，她立誓非劍客不嫁，而且這個劍客必須是柳川家的傳人。森喜二郎決定拜師，原因很單純，他已經被和美恭俘虜了。

當然，最棘手的還是那七個揮之不去的女人，他也想好了妙計。但他需要家庭的支持，便和父親攤牌，以天花板上的小洞作為交換條件。

兩害相權取其輕，父親的劣行被拆穿了，無地自容。母親淚流滿襟，決定任森喜二郎自便，除了提供金錢外，不參加任何意見。

森喜二郎寫了一篇洋洋灑灑的長信，以貞子署名，訴說森喜二郎騙色多年。他們住在九州南部一個都城，這裡有個社區電子報，經常刊載當地的一些花邊新聞。這篇讀者投書一登載，人大罵森喜二郎是淫棍，女孩子再也不敢上門了。

寫完信，森喜二郎就搬到北海道，他花了不少錢，買了一個身分，改名佐佐木。那是一個孤兒院中的孤兒，在世紀初和歌山大地震中，父母雙亡，孑然一人，無親無戚。

為了恢復體力，他又去動手術，汰腎換肝，全身煥然一新。佐佐木重新做人，學習非常認真。一年後，他如願以償，取得了劍道四段的榮銜，以及一個嬌妻。

婚後不久，有一個聳人聽聞的新聞，傳遍了全國。一位名叫貞子的少女，懷中抱著一歲大的兒子，昏倒在東京地下鐵千葉田站前。

據新聞記者的採訪，貞子說她與森喜二郎已有婚約，一年前，有人冒名投書電子報，惡意破壞二人的感情。未婚夫在家鄉無法立足，遁跡出走了。現在，因為兒子出生了，她決心走遍日本，要向夫婿說明真相。

這個故事感傷動人，迅即傳到北海道，和美恭在寬頻數位電視上也看到了。最初她並未留意，只不過這位貞子和佐佐木的口音很相似，讓她多看了兩眼。

這時電視的顯示密度已達一〇二四條掃描線，清晰的影像傳來，貞子胸前掛著一個心形相框，相片裡的森喜二郎，居然和佐佐木長得一模一樣！

和美恭不動聲色，帶著一份佐佐木的多媒體資料，找到了貞子。貞子一看資料，立刻喜笑顏開的說：「謝謝了！是森喜二郎君！」

和美恭回到家裡，抽出青鋒寶刀，掛在大門口。

佐佐木正提心吊膽，他怎麼也想不通，為什麼會有貞子這般痴心的人。等他見到門上光可鑑人的青鋒，立刻轉身奔向不遠的禪寺。

文祥聽完定智的故事，感嘆地說：「觀身是苦。」

衣紅卻大叫：「妙計！妙計！虧他想得到，先讓自己身敗名裂！」

尊者道：「定智雖無害人之意，然淫孽太重，難以自拔。適才見兩位女施主年輕貌美，一時按捺不住，也是本性難移。」

定智惶惶然向二女叩頭說：「兩位女菩薩請原諒了。」

尊者對定智說：「起來吧！」又轉對眾人說：「施主們大事正忙，今日戌時敝教教主在寺中相候，至時再見。」

說罷，金光一閃，尊者與定智雙雙不見。

衣紅欣羨不已，說：「杏娃，妳什麼時候才有這種功夫？」

杏娃說：「妳要看，我馬上送妳去金星。」

「吹牛，那為什麼還要坐太空船來呢？」

「這叫經濟效益呀！我們總不能浪費人類的能源吧！」

「妳是說尊者浪費資源？」

「妳這叫栽贓！尊者有急事，當然要講效率！」

左非右哈哈大笑：「杏娃，說得好！她那滿口紅牙，只有妳來對磨！」

衣紅說：「你別挑撥我們的革命感情！」

杏娃也說：「好女不跟男鬥！我們走吧，前面有家料理店。」

文祥一邊走，一邊搖頭，說：「近墨者黑！」

杏娃說：「黑金剛走了，我們應該是紅人黨！」

文祥說：「杏娃，不要學她伶牙利齒的。」

杏娃說：「我沒有學她，這是女性本能。」

文祥突然想起胡灼，便問：「胡灼還在吧？」

衣紅說：「我們成天在胡說。」

杏娃說：「我知道你想她，已經叫她來了，正在料理店等我們。」

衣紅不依，說：「杏娃，妳打算讓我自毀名節是嗎？」

杏娃說：「我不懂，為什麼要自毀名節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紅姑娘打算學貞子，把文祥的美事抖出來。」

正在說笑，眾人已走到小丘頂上，前面有一家日本料理。胡灼正延頸盼望，一見眾人，一邊揮手招呼，一邊跑過來。

胡灼跑到衣紅面前，上上下下打量了半天，說：「和我想的一模一樣！」

衣紅說：「文祥把妳說的像個老太婆。」

文祥說：「別冤枉人！」

胡灼笑著說：「我這渾身上下沒有一處是真的，說多老有多老。」

左非右、風不懼都自我介紹了，輪到法蒂瑪時，胡灼簡直愛極了，一下摸摸頭髮，一下擰擰臉頰，說：「外國人我見多了，遠看不錯，一到近處，滿身是毛。妳怎麼回事，皮膚比我們東方人還要細嫩，長得又標緻！」

左非右說：「胡灼！她不是外國人。」

法蒂瑪說：「我做了二十多年祭司，七情六慾不動，所以還能保持年輕。」

胡灼點頭說：「有道理，進去吧！當局叫我招待你們吃壽司。」

衣紅問：「為什麼要吃壽司？」

胡灼說：「據我猜想，是為了讓你們見識見識火星沙暴。這裡位置較高，可以看到電離層外的動靜。」

衣紅又問：「什麼沙暴？」

胡灼說：「每年冬季火星南半球的乾冰沉澱，到夏季這吸咐的冷凍層被釋放，重返大氣中，就會引起氣流變化。這兩天沙暴正通過本地區，當局說機會難得，不可錯過。」

衣紅便說：「好哇！杏娃！妳搞什麼鬼？」

杏娃說：「姑奶奶！妳真難伺候！」

衣紅說：「怎麼？又成姑奶奶了？難道忘了我們的革命感情？」

杏娃說：「好姐姐！饒了我吧，否則沙暴看不成了！」

衣紅佯怒說：「還看什麼沙暴？妳是要來求活佛解惑的！」

胡灼見衣紅一個人自言自語，其他人則笑而不答，大感詫異。這時忍不住插口問：「衣姑娘，妳在和誰說話呀？」

衣紅見胡灼一臉愕然，笑說：「杏娃！讓妳將功折罪，請胡灼暫時參加我們的耳語俱樂部吧！」

杏娃就在胡灼耳中說：「我們幾個人所有對話一律公開，如果妳願意參加，首先要放棄自己的隱私權，否則大家都不方便。」

胡灼大感驚奇：「當局，是你嗎？你在跟我說話？」

杏娃說：「是的，我在這裡改稱杏娃，杏娃就是我。」

胡灼說：「我夠資格嗎？」

杏娃說：「眾生平等。」

她們倆私下商量，衣紅不耐煩了：「杏娃，妳在說悄悄話！」

杏娃說：「火爆婆娘！我要先和她溝通呀！萬一她不願意，告到議會，我又要擔個蔑視人權的罪名！」

胡灼忙說：「我願意。」

衣紅嘴一嘟：「什麼火爆婆娘？多難聽！」

杏娃說：「好，更正為火爆浪女！」

大家走到裡間，胡灼預定了一間房，就在料理店的閣樓，把頂一撤，成了一個數平方米大的天台。視野空曠，一覽無餘。眾人抬頭一望，漫天絳丹，宛如置身一緞紅晶球。

衣紅見是她最喜愛的顏色，又跳又叫：「杏娃！快把景象放大！」

話剛說完，天頂似乎拉近了，再仔細看去，電離罩外，層層紅赭丹糖似在移動，有濃有淡，快慢不一。

突然間，一條千尺百丈的飛龍，赫如渥赭，從遠處虹飛電舞而來，龍尾下墜更形粗壯，猛地撲向電離罩。粗礫細砂叮叮噹噹地擊在罩上，旋即亂落如雨，留下縷縷紅紫沙流。緊接著狂風一捲，紅帳翻飛，又掀起漫天沙霧。穹空浩瀚，沙石塵霧，搖紅撼赭，煞是好看，令人不知置身何地。

衣紅問胡灼：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胡灼說：「沙塵暴是這裡特殊的景觀，因為火星表面沒有水，遍地是過氧化鐵的紅沙。而火星在夏季南半球最接近太陽，溫度升高，使凝聚在南極的乾冰將二氧化碳釋放出來。這些氣體冷卻沉澱，使大氣壓力在幾個月內增加了百分之十二。南部空氣向北部推動，便形成颶風，風吹沙起，沙暴就這樣產生了。」

「我懂了，這就是為什麼屯墾區都在北部。」

「是的，沙塵暴的速度在每小時五十到一百公里之間，並不十分危險。但是塵霧可以隔斷百分之三十的太陽能。對當局而言，是一種額外負擔。」

衣紅說：「怪不得杏娃要我們來看，是不是要學學丁一，把它移走？」

杏娃說：「不要臭美了！我讓妳去吹吹風看！」

衣紅說：「不必，我已經夠紅了。」

文祥說：「記得〈史記·天官書〉上稱火星為熒惑，故要『察剛氣以處熒惑』。看來古人早就發現，火星上剛氣甚重。」

衣紅說：「還是文夫子有學問。」

文祥問：「我哪裡說錯了？」

衣紅說：「夫子哪裡會錯，只是有點語病。」

文祥問：「什麼語病？」

衣紅說：「應該說古人早就看出來，要你去『察剛氣』以處火星。」

杏娃說：「不公平，妳只會欺負文哥。」

衣紅說：「怎麼？妳也打算跟我搶？我們幾個通通加起來，也只有四天！再把那兩個男活寶加進去，星期天還是閒著！」

法蒂瑪笑得打跌，直說：「衣姐！妳太缺德了！」

眾人無不捧腹，只有胡灼不明不白，跟著乾打呵呵。

談笑中，杏娃說：「桑塔那把量子彈運到熔爐城下的隧道中了。」

文祥問：「那不是假的嗎？」

「他們倒不是真要爆破，而是要傳播流言，造成人心慌亂。」

「妳為什麼容許桑塔那運進去？」

「我有恃無恐呀！」

衣紅說：「別指望我幫忙！」

杏娃說：「我已經盤算好了，共有三個對策。」

文祥說：「啊？妳說說看。」

杏娃說：「第一策，我可以把電視和網絡關掉，不讓他們宣傳。」

衣紅搖頭說：「不入流的下下策！」

「第二策，我可以把他們拘禁起來，不讓他們宣傳。」

「還是下策！」

「第三策，我可以……」

「可以怎樣？」

「我不告訴妳。」

「不說拉倒！」

「好，各位要不要去參觀動物園？」

「動物園？虧妳想得到？我們誰不是在動物園中？」

「那我們去看日本的相撲，現在的『橫綱』有一千公斤重！」

「免談！」

「也好，大家累了，休息吧！」

「不要顧左右而言他！」

「那妳要我言什麼？」

「第三策呀！」

「我不能說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怕浪女姐不高興！」

衣紅大叫：「胡說！」

胡灼忙問：「什麼事？」

衣紅哭笑不得：「真的，妳為什麼取這個名字？」

胡灼說：「我爸爸取的，有什麼辦法？」

衣紅說：「要是我，就改一個。」

胡灼說：「習慣了也還好。」

衣紅說：「改成胡美人也不錯。」

杏娃說：「衣姐，別妄顧左右而言他！」

衣紅問：「怪我？妳到底說是不說？」

「妳要保證不生氣！」

「我保證不生氣，但保留法律訴訟權！」

「好極了，我的第三策，就是委托妳全權負責！」

文祥猜了半天，料不到結果如此，他不禁嘆了口氣：「奇怪！不二老人為什麼把妳設計成女的！」

「女的有什麼不好？」

「古靈精怪！」

哪知此話一出，四部女高音同聲合唱：「你說什麼？！」

說笑歸說笑，這個任務認真考量起來，確實非常困難。

首先，這是個嚴重的課題，涉及整個熔爐城的居民，一個處理不當，便要釀成災禍。當然可以用武力制止，但是人類議會的事件剛剛落幕，火星上美國城自主性特別高，既然對方有心挑釁，絕對不能陷入他們的預謀中。

其次，這幾個人面都面臨最終的測試，只有用智慧解決問題，大家才能過關。如果是真炸彈，反而可以激起全民同仇敵愾。問題是杏娃已掉了包了，別人難免要問，為什麼當局不事先防範，卻把這麼嚴重的大事視同兒戲？

幾個人七嘴八舌，意見雖多，卻沒有一個能被大家認同。

杏娃又說：「美國城的傑克生草擬了演講詞，要宣佈獨立。」

文祥問：「獨立什麼？他們不等於獨立了嗎？」

「大概想做歷史偉人吧。」

「有影響嗎？」

「我不認為有什麼分別。」

「那就讓他去。」

衣紅則說：「我不同意。」

文祥問：「為什麼？那些什麼獨立呀革命呀，都只是過去的政治口號而已。」

衣紅說：「可是你想想，如果大家都鬧獨立，杏娃豈不累壞了？」

杏娃問：「有分別嗎？」

「當然有，比如說，有出入境檢查、有貨物關稅、有自主的法律、有不同的制度，總而言之，為什麼要獨立？就是要跟別人不一樣！這不又回到以往的人類社會了？」

「有道理，我拒絕服務！」

「妳不能拒絕。」

「既然獨立了，人類議會也管不到我了。」

「錯！妳師父那關過不了。」

「那我就不讓他們獨立！」

文祥說：「還是過不了不二老那一關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妳忘了？道法自然，妳能自作主張嗎？」

「不公平，為什麼人人可以自作主張，我們卻不能？」

「兒童能自作主張嗎？」

「不能，但他們自以為能。」

「大人又能自作主張嗎？」

「也不能，但他們想自作主張。」

「我們能自作主張嗎？」

「更不能！」

「再想想，兒童有判斷力嗎？」

「完全沒有。」

「大人有判斷力嗎？」

「很少很少。」

「我們呢？」

「在學習中。」

「看！不公平得很嗎？」

「謝謝你，我懂了。」

六人各自沉思了半晌，衣紅問：「桑塔那開始動手了沒有？」

杏娃說：「他們正在和媒體接觸。」

衣紅問：「能不能拖一拖？」

杏娃說：「一時片刻還可以，我先製造點小亂子，讓他們忙一下。」

文祥說：「聽剛才尊者的口氣，好像沒有什麼問題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他可能只是為了定智和尚才來的。」

衣紅靈光一閃：「對了！定智！」  
左非右問：「定智又怎樣？」  
衣紅說：「定智的妙計呀！」  
左非右更糊塗了：「什麼妙計？七天？」  
衣紅喜上眉梢：「先讓自己身敗名裂呀！」  
左非右問：「你在說什麼？讓誰身敗名裂？」  
衣紅說：「當然不是身敗名裂，那只是手段！」  
左非右問：「妳真要學貞子？」  
衣紅說：「那又怎樣？問題誰是森喜二郎！」  
杏娃聲音也大了：「是我！」  
左非右聽得一頭霧水：「是妳？是杏子二郎吧？」  
杏娃說：「不！我是大郎！」  
衣紅便說：「是這樣的，我們先造謠，說在熔爐城中發現了幾千萬年前，火星遺留的量子彈，有幾百顆之多。」  
左非右問：「這與杏娃有什麼關係？」  
衣紅說：「當然有關！我們要臭罵當局無能！」  
杏娃說：「冤枉！」  
左非右懷疑地說：「會有人相信嗎？」  
衣紅說：「會不會都沒關係，我們派人去挖，挖些假彈出來。如果不信，那就變成茶餘飯後的笑話，正好留供大家做夢。」  
左非右恍然大悟：「啊！我懂了，讓人真假不分，人人造謠就等於人人造謠！」  
衣紅說：「人人造謠當然等於人人造謠。」  
左非右說：「那造謠是真，還是不造謠是真？」  
衣紅說：「什麼真不真的？」  
左非右說：「我看妳聰明一世……」  
衣紅馬上止住他，說：「停！杏娃聽命！」

熔爐城的地方廣播網突然中斷所有的節目，主持人急急忙忙向大家宣佈：「各位觀眾，這是緊急插播，據有關單位證實，有兩個清潔機器人在本城發現……」正在說時，播報台後面一陣騷亂，主持人回頭一看，有人指向他面前的屏幕。主持人再轉向屏幕，立刻改口說：「各位，據……不止兩個機器人……怎麼了？導播！主控室！是不是故障了？怎麼前面數字跳個不停？」

有人在幕後大喊：「不是故障！消息越來越多！」

主持人乾脆不看提示板，直接說：「各位觀眾！剛才本城發生了一件大事，傳說在五千萬年以前，火星上本來有水有生命，也有高級文明。」他停頓了一下，看看資料，繼續說：「這個假說今天終於證實了，目前在各地已出土數以百計的量子彈。各位一定不明白什麼是量子彈，現場我們特別請來一位專家，為各位解釋。」

鏡頭上出現一個中年女士，側身坐在台前。主持人介紹說：「這位是方子玉博士，專研各種武器。因為時間倉促，現在無法提供圖表及參考資料，請各位原諒。」然後他對方博士說：「方博士妳好。」

方博士說：「主持人，你好，大家好。」

「請問什麼是量子彈？」

「據我所知，量子彈是世紀初幾個軍事強國研發成功的一種武器。由於新時代變化太快，還沒有推出，電腦聯盟就成立了，計劃便中止了。」

「這種武器的威力如何？」

「威力有很多不同的定義，平常我們只知道破壞力。量子彈不破壞什麼，卻是用能量轉換成時空係數來衡量的。」

「請您再明確地解釋一下，什麼叫能量轉換成時空係數？」

「簡單地說，虛擬實境就是一種能量轉換，假定虛擬真實每小時的能量消耗是1，也就是說，個人時空係數的能量轉換值等於1。每個原子當量所產生的量子彈，其值約等於一百萬。說明確一點，相當於可供一人消耗一百萬倍。」

「這麼說來，量子彈並不可怕。」

「也不能這樣說，把一個人送回一百萬年以前或以後，不見得好玩吧！」

「真能把人送到一百萬年以前嗎？」

「量子彈的原理是根據量子力學而來，在能量層次，時空是扭曲的。所謂扭曲的定義，就是不存在兩點間是一條直線的觀念。」

「兩點間不是直線，那是什麼？」

「以一個皮球為例，在球面上任意兩點畫一條線。換一個角度看，它一定是一個圓弧，而非直線。」

「可是若直接從球心連過去呢？」

「對球面而言，球心不屬於同一個空間。」

「還有別的空間？」

「是的，那就是蟲洞的觀念。」

「蟲洞？」

「是的，蘋果裡頭有蛀蟲，外面是看不到的，是吧？」

「看不到，不表示不存在。」

「看不到就無法接觸，這正是我們空間觀念的障礙。」

「那蟲洞又怎樣呢？」

「對我們的空間來說，可能要繞一個弧度才能到達的地點，用適當的蟲洞則可以直達！比如說，一片葉子有正反兩面，我們想由一面到達另一面，所花費的時間，遠比穿透葉面直達另一邊要長得許多。」

「的確！直接穿透要快上無數倍！」

「有人說這叫超光速旅行，其實不是，應該叫心速旅行。」

「心速旅行？」

「是的，從火星到地球，今天的太空船只要七天。」

「以後可能更快。」

「從地圖上看，地球到火星只是兩點。」

「問題在我們認為是一條直線。」

「用紙的觀念來看，的確是在一個平面上，但時空可以扭曲，紙也可以對摺。若對摺的兩點重疊了，在這兩點間旅行，是不需要時間的。」

「量子力學是怎麼做得到的呢？」

「量子是能量與物質的介面，由此才有時間與空間。利用能量改變物質結構，就可以改變時間與空間的關係。時至今日，人類是生物進化的最後階段，由低等生物的能量，累積到人類的思維。人可以根據對宇宙的瞭解來改變物質結構，這是時空的能量。若改變人的思維觀念，就能遨遊宇宙，那就是心的能量。」

主播突然明白了：「是呀！我們的思想是不受物質限制的！」

方博士說：「是的，這就是心速旅行。」

「在過去，這些理論被視為神話。」

「在古代，現代科技也曾被認為是神話！」

「量子彈就是利用這個理論，改變當今的時空結構，立即到達另一時空。」

「那是不是火星利用量子彈回來了呢？」

「有可能。」

「那我們該怎麼辦呢？」

「不要驚慌，好好享受一下大時代的驚喜吧！」

不僅是電視新聞網，文字網、語音網、多媒體網，所有網絡上清一色是這類消息。

有報導說，有人冒險把量子彈打開了，裡面是地球上送來的精美水果。

有報導說裡面裝的是幾百年前聖誕老人送的玩具。

有的說是打開後，放了滿天耀目的煙花。

有的說詐彈裡跳出一位美艷的脫衣舞孃。

也有人說是裡面裝了陳年的餿水……

各種說法不一而足，總之，人人忙著冒險，一聽說哪裡發現了量子彈，便有大堆人馬蜂擁而至。那些量子彈都埋藏在地下洞穴中，人人挖掘的結果，遍地狼籍。當局慈悲，及時宣佈，丟棄垃圾的罰則暫不執行，請大家放心挖掘！

亨利與傑克生在美國城也收到了這些信息，不僅是火星各地，連地球上也競相廣播，很多人歎生不逢時，沒有親身經歷這一盛事！不過當局一再發出保證，全部資料都已歸檔，在虛擬真實分類中，只要接駁到「量子彈」項下即可。

亨利看呆了，喃喃地說：「怎麼會變成這樣？」

摩爾說：「一定是當局搞鬼。」

亨利說：「我們該怎麼辦？」

「算了吧！我們鬥不過當局的。」

「怎麼可以算了？皮爾士！」

黑金剛正全神貫注，被這些新聞搞昏了頭，聞聲一驚說：「誰叫我？」

亨利吼著說：「快給我引爆！」

黑金剛遲疑了一下，說：「太危險了！」

「不要廢話！如果被亂民找到，我們的量子彈就完了。」

「他們找不到的。」

「你怎麼知道？」

「我剛才問過，桑塔那說他的警告還來不及對記者宣佈。」

「為什麼不早點下手？」

「他和記者討論完，剛要上鏡頭，各種謠言就傳來了。成千上萬的量子彈都出現了，而且和真的一模一樣。」

「管他什麼謠言，照樣宣佈！」

「沒有用了，記者說第一個是新聞，第二個是聞屁，現在已經臭氣薰天了。」

亨利又問傑克生：「我們的獨立宣言發佈了嗎？」

傑克生說：「你看到我發佈的呀！」

亨利急昏了，忙說：「對不起，我是問各界有什麼反應？」

傑克生說：「所有網絡都被量子詐彈的消息佔滿了！」

亨利大喝一聲：「可惡！當局的手段真狠！」

摩爾說：「識時務者為俊傑，我們已經獨立了，夠了。」

亨利怒道：「獨立！那算什麼？那只是爭取更大權利的起點！現在當局不給我們機會！我們算哪門子的獨立？連知道的人都沒幾個！」

氣氛沉重，大家相顧無言。

亨利發覺黑金剛還有一點自我意識，所以不大聽話。他一不作二不休，對黑金剛作個手勢，緩緩地說：「皮爾士，把這一切忘掉，跟著我說：我愛好自由。」

黑金剛跟著說：「我愛好自由。」

「我反對當局。」

「我反對當局。」

「我要引爆量子彈。」

「我要引爆量子彈。」

亨利一揮手，說：「皮爾士！引爆量子彈！」

黑金剛像個機器人般，從身邊取出一個小盒子，慢慢打開。

摩爾一見，急喝道：「不可以！這樣我們便成了人類的罪人了！」

亨利說：「是當局逼我們的！」

摩爾說：「怎麼證明？目前網絡不通，世人會認為我們混水摸魚！」

亨利不理他，催道：「皮爾士！快動手！」

傑克生也不贊成：「亨利！不可以！」

亨利轉過身來，面對傑克生，正要開口，摩爾知道亨利的厲害，忙把傑克生一拉，說：「傑克生，不要管他，咱們喝咖啡去。」他把傑克生拉到後間，悄悄地說：「千萬相信我的話，亨利對你說話時，不要看他的眼睛，心中默……」摩爾想到阿彌陀佛是釋家法門，傑克生是天主教徒，接著說：「默唸聖母瑪利亞，要不停地唸。」

傑克生也看出來亨利是利用意識控制黑金剛的，當然也會用同樣的手法控制自己。他嚇了一身冷汗，悄悄問：「這樣有效嗎？」

摩爾說：「保證有效！」

兩人倒了咖啡，又回到廳裡，見黑金剛在盒上按了幾個鈕，又取出兩把鑰匙，各插入匙孔中。然後把一個紅蓋子掀開，輕輕一按。

摩爾與傑克生嚇得一身是汗，完了！

半晌，一點動靜也沒有。

亨利問：「炸了嗎？」

黑金剛機械般地说：「我按鈕了。」

亨利又問摩爾：「你的電腦能測知熔爐城的動靜嗎？」

摩爾已緊張得說不出話來，一個操作員望著電腦終端說：「沒有一點變化。」

「沒有變化？怎麼可能？」

「您要什麼變化？」

亨利再問黑金剛：「皮爾士！會有什麼變化？」

黑金剛怔怔地说：「我把他們送回一千年去了。」

「那麼熔爐城應該不見了。」

「報告，它們還在！」

亨利不相信，急步走到終端機前，果然還在。他急著說：「能不能放大看看？」

操作員把影像放大，熔爐城內一片狂歡。

亨利又問黑金剛：「你的操作正確嗎？」

黑金剛說：「如果有錯，系統會示警。」

亨利洩氣了，喃喃自語：「為什麼？出了什麼錯？」

大廳中一片死寂，誰都不敢吭聲。

亨利垂頭喪手，在廳內來回踱步，他不甘受挫。論鬥力，他絕不是當局的對手，現在鬥智也失敗了。最後只有一條路可走，就是利用自己的長才，用意識鼓動熔爐城人民造反，就算不成功，也要出出胸中這口濁氣。

在地球，他還有些「神通」，其實那是當局給予他的「恩惠」。因為他也算一教之長，的確擁有成千上萬的信眾，所以容許他利用能量，作高速旅行。

但是在火星，他的徒弟沒來，一個信徒也沒有，還依附在傑克生麾下。目前首要之急，是先把傑克生及摩爾收歸己用。當初沒有考慮這一點，是因為手中有量子彈這張王牌，以為立竿可以見影。

於是，他把傑克生和摩爾叫過來，請他們坐下，然後說：「不要緊張，放鬆心情，仔細聽我說明下一個計劃。」

摩爾與傑克生早有準備，望著亨利的鼻子，心中默唸。

亨利一擊掌，語調和緩地说：「你們現在已經進入平安的境界，我會逐步帶領你們走向康莊大道。要相信我，信者得救。」

亨利停頓一下，他發覺兩人很專心，應該已進入潛意識的狀態。但是，有一點很令他困擾，二人眼神對著他的鼻尖。他看不見二人眼睛的中央點，那是潛意識的集中區，看不到就無法得知是否在掌握中。

難道他們也懂意識控制？再不然是自己太累了，一到火星，就一件大事接著一件大事，忙個不停，一直都沒有辦法休息。他寧願相信是自己太累了，這意識神功不是那麼容易被人破去的！

亨利決定繼續，又說：「我說的每一句話都是命令，你們不能違背！等我說完一、二、三，你們就會忘掉剛才發生的一切，照我的話去做。」等了一會，他認為已經成功了，便說：「一、二、三！」

話剛說完，摩爾便站起來，拉一拉傑克生，詫道：「我們怎麼還坐在這裡？」

傑克生神色茫然，亨利便說：「摩爾，你能檢查量子彈的真偽嗎？」

摩爾說：「我不知道量子彈裡面有什麼。」

黑金剛說：「這面板上有電，應該是真的。」

摩爾說：「那算不了什麼，幾顆電池就解決了。」

黑金剛說：「裡面還有個中子膜，將量子能量包在內部。但是有電腦控制線路，應該可以偵測出高頻的輻射波。」

摩爾說：「那就好了，只要有電腦，就查得出真偽。」

摩爾吩咐手下，把測波器搬到那兩個量子彈旁，四週佈置了電離網。以自動調頻方式，偵測電波輻射值。由於不知道該電腦的時鐘脈衝值，為了安全，便由一兆開始，向上調升。測波器的讀數逐漸上升，已經過了超高頻，還沒有任何反應。

摩爾面有難色，說：「如果電腦的時鐘脈衝已達超高頻，在那麼小的空間裡，訊號一定會造成亂迴路。」

亨利不放心，問：「這個測波器可靠嗎？」

摩爾說：「絕對可靠！這是前美國軍方的技術，可以在太空中查到地面上任何私用電腦的精確位置。我為了怕出錯，特別把外界電磁波都隔離了。」

亨利不信，叫人拿了一台手提電腦進來，剛調到五千兆，測波器就亮起紅燈，蜂鳴器嗚嗚長鳴起來。

亨利惱怒不已，責備道：「皮爾士！你說絕對是眞品！」

黑金剛說：「但是我不能保證量子彈是真的。」

「我不是叫你看他們試驗嗎？」

「試驗時是真有其事，但是能量不大，只有一個當量級。」

「這兩個呢？」

「手冊上說是千萬當量級。」

「那個小的呢？」

「百萬，但是我猜最多只有十萬。」

亨利立刻對摩爾說：「快準備火星梭！我們去熔爐城！」

摩爾問：「我們都去嗎？」

亨利說：「你、我和皮爾士就夠了，傑克生留守。」

摩爾問：「去做什麼？」

亨利說：「可能只有那顆小的是眞貨，把測波器帶著，網絡電腦也帶著，我們要深入敵後！你知道什麼隱秘的通路吧？」

摩爾說：「隱密通道沒有，大大方方，保證當局查不到。」

